

茫茫书海一盏灯

——《慈苑书韵》读后感

书桌上，放着王新民老师馈赠的《慈苑书韵》，封面极雅致，一股浓浓的翰墨清香扑面而来。伴着新年的声声鞭炮，我认真读着《慈苑书韵》，不觉入了迷，并陷入沉思。

全书由“慈苑书韵”“说平论凹”“书评书话”“书友情深”“书生自道”“书市见闻”六辑组成，并配有书影插图，是一部中国当代出版业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出版的生动记录，也是一部中国当代图书出版发行、阅读分享和鉴赏评论发展史的缩影。对图书编辑、校对工作和书评书话写作具有参考价值。

此书从头到尾都贯穿着一个“书”字，将作者购书、爱书、嫁书、校书等等，写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字里行间，无不彰显着大爱、慈善、研读、文化的深刻内涵。也诠释了作者的一生宏愿——图书是我写作的持久对象和永恒主题。

“慈苑书韵”一辑中，《捐资助学我的梦》令我深为感动。作者至今未去过西安市第90中学，但是当他听说该校缺少图书时，不但积极为学校献计献策，还带头捐书捐刊，并亲自为他们校报多次赐稿，不为名不为利，只为慈善助学。这样的事情很多，比如《爱的盛会》《千里书友一线牵》等等，无不彰显了他的大爱胸怀。又如《为“西古”而呼》《救救“西古”》等文章，看着作者为“西古”奔走呼号，撰写文章，义愤填膺地呐喊，能真切感受到他的正直无奈和为民为国的一腔热血。

书的第二辑“说平论凹”，也是三句话不离书。说实在话，贾平凹在文坛地位令人尊敬，但也伴随着不少流言蜚语。仔细读了这一辑后，就好比揭开了贾平凹的神秘面纱，使我们看到了和平常不一样的贾平凹，也由此看见了他的随和随性。贾平凹对朋友真诚，“我嘱朋友向他索要的书，也几乎是求必应。书的扉页上多有署名和签字。”并且，他还积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文中还介绍总结了贾平凹如何读书、爱读什么书，称贾平凹是“堪称读书成功的典范”。这对我们业余作者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

王老师打破了生不立传的传统束缚，注意留心收集、整理各媒体有关贾平凹的报道文章，及时剪贴、汇辑，几乎一年积攒一大本子。《秦腔》出版的次年，他就将有关《秦腔》的资料整理编著，出版了长篇纪实《秦腔》大合唱》，且一版再版。这种不落俗套的创新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写书评是一件辛苦且费时间的事。首先要仔细地阅读原著，然后认真思考，好好总结归纳，才有资格评议。王老师的书评是这本书的重头戏。他用了大量时间埋头读书，认真评论，书评有导读的作用，让人有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感受，看了书评，再读原著，线索明朗，条理清晰，可以很快抓住重点，能节省不少时间。

王老师在评论《每天太阳都是新的》一书

中说：“范惠萍新著之所以如此吸引我，在于其特有的魅力，那就是角度新、挖掘深和把握准。”言简意赅，一下抓住了书中的关键点。并且通过剖析《白馍吃出个大问号》《交粮冠军为啥不交粮》《流动不是流失》等文章，为我们解读了另类经济新闻的深层次思考。

《怀念海燕老师》一文，是王老师读薛保勤长篇诗作《青春的备忘》，受到其艺术感染，唤起他心底的共鸣，回忆起自己儿时读书的班主任海燕老师。从他的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乡村女教师慈爱、可爱、和善、敬业的优美形象，也感受到了作者那一颗知恩感恩之心。《西出长安望葱岭》一书从众多的丝绸之路读物中脱颖而出，作者在《跟着和谷游丝路》一文中真诚评论道：“它以其丰富性、文学性和史料性为人称道，尤为我们这些学文史的读者所喜爱。……所谓丰富性，是指在《西出长安望葱岭》一书中，我们看到了丝绸之路的漫长……所谓文学性，是指在《西出长安望葱岭》一书中，我们看到了边塞诗人和历代作家遗留在丝路上的瑰丽诗作和优秀游记，作者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学素养尤其是对唐诗熟稔于胸，在书中随手捡来散落在丝路上的诗词歌赋，使文章摇曳多姿，锦上添花……所谓的史料性，是指在《西出长安望葱岭》一书中，作者引用了大量的中外有关丝路的史料，使文章显得左右逢源，全书显得史料翔实。”评论有根有据，含义深远、语言生动准确，运用资料丰富翔实，使读者

一目了然。

作者书评24篇，涉及范围很广，小说、散文、新闻、游记、书画、书词各个门类，实事求是地分析书的形式和内容，探求每部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学术性、知识性。由此可见，王老师知识渊博，多才多艺，笔锋稳健具有说服力，并有惊人的文字驾驭能力。

我喜欢读长篇小说，曾长期订阅《长篇小说选刊》，读陈彦的《装台》就感觉写得真是精彩。我知道陈彦一直写剧本，没想到小说也写得这么棒。他的《主角》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让人有一种“出道即巅峰”的感觉。我曾困惑，那么多作家写一辈子都不一定能获茅盾文学奖，他咋那么容易就拿到了中国文学最高奖？是运气好吗？看到了王老师在《书友情深》一辑中，娓娓而谈了《陈彦的创作经验》，才恍然大悟：陈彦是厚积薄发，几十年如一日练功不止，只是我们知道得太少。王老师写他与文朋诗友的交往，贾平凹、武复兴、京夫、和谷、丁建元、陈彦、韩鲁华、孙见喜、朱鸿等诸多文化名人在他灵动的笔下呈现，个个生动饱满，感人至深。而且，他们都是君子之交、文化之交，而非酒肉之交，透着一股清正之气，令人佩服。

全书文章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读起来亲切可人，开卷有益。都说“书海无涯苦作舟”，那么，王老师这本“说书”的著作就是在茫茫书海为我们点燃了一盏灯，照亮读者一路前行。 □刘培英



啃书

独爱读书

读书，是我最喜欢做的事。对我而言，读书于工作、生活、成长都是最大的推动力。臧克家曾说，读过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这句话在耳边萦绕了二十多年，让我孜孜不倦去读书，追赶文学的脚步乐此不疲。

回想起来，读书与写作陪我走过了大半生。从青春年少的崇拜至人到中年的平等对话，文学之于我，如同装满石块的瓶子里还可以装进细细的沙子和软软的水。生活是一块粗硬的石头，文学就是细腻的水、温润的爱，渗透在我粗糙的生活里，渗透在我的血液里，让粗硬的石头里蔓延出细嫩的枝叶，让我守望那枝叶日渐浓绿的世界。

我是文学大树下的一株小草，每天仰望着头顶的那方绿荫，享受读书带给我的快乐。日也谈，夜也思；朝也寻，晚也盼，渴望读书带给我写作的灵感和快感，带给我生活的勇气和力量，让我在文学的殿堂里徜徉，耳濡目染大师的风范，享受那份属于我的美妙……于我而言，读书是倾听，倾听惊雷、倾听细雨、倾听婴儿的啼哭、倾听花开的声音、倾听内心的呢喃、倾听钢铁断裂的呐喊、倾听伤口弥合的私语、倾听世界大踏步向前……我的写作则是发言，向着挺拔山麓的树发言、向着滚滚东逝的水发言、向社会发言、向生活发言、向周遭的人和事物发言、向我的内心发言……

于我而言，读书与写作都是一种生活方式。“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有人不可一日无肉，有人不可一日无茶，有人不可一日无竹，有人不可一日无书。读书，是我自己的独爱。工作闲暇，雨天午后，临窗而倚，清茶半杯，读几页书，写几个字，哪怕与书桌坐半日，心里也觉着踏实安稳，清爽通透。

一书在手，芳香四溢。之于文学，我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孩，我想长大、我想美丽、我想智慧、我想柔软。关于文学，我是没有发言权的，唯有倾注一腔热血，安静阅读，潜心写字，与我对话，与你交谈，向着这个世界开一朵小花，长一片绿叶，我就知足了…… □雷文华

新书讯



本报讯(杨志勇)日前，我省旬阳籍作者杨兆琦、马伯友创作的长篇小说《蜀道》，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被誉为“乱世时期的古镇生活画卷，蜀河口历史烽烟的壮美史诗”。得到陈彦、贺绍俊、孙毅安等多位著名作家、学者联袂推荐。贾平凹称赞：“这是近年来我省书写历史题材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作品，精彩、厚重、悠长，小镇生态、初心使命，历史烽烟，美景乡愁，尽在书中展示。”

该书内容分为77章，上下两册，共70余万字。作者历时七年倾力倾力打造完成，用生动富有张力的文字，向读者深情讲述了素有“小汉口”美誉的蜀河口民国时期的人生百态和百年来的兴衰沧桑历史，呈现了古镇百年商贸文化和千年历史风貌，展现了以蜀河口为代表的汉江文化、陕南文化，彰显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结构别具匠心，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各色性格鲜明的人物，所参与描绘的亲情、爱情、友情、人情等生活画卷，纵横交织，深情动人。小说中所讲述的官场、商场、情场、战场，每一个场都令人惊心动魄。

长篇小说《蜀道》出版发行

倾听自然的声音

——读《河流记——大地伦理与河流美学》

入春前，我干了一件从没做过的事情，我“绑架”了一个名叫李汉荣的陕西“老头儿”。这事儿干得漂亮，与其说是“绑架”，不如说无意埋下一个“圈套”，几个无意下来，汉荣老汉说：“你把地址给我，我把《河流记——大地伦理与河流美学》寄给你。”你能把河流写成大地的伦理与美学，那我，就坐等一条或宽或窄、或洁净或污浊、或游鱼浮动或干枯衰败的水系沿着古老的河道，从遥远的溪河开始……而我，则悠悠地等待一股溪流的到来。

角落里，去年三月中种下的丁香树，只开了一季的白花，花开得有点勉强，一小朵一小朵萎靡着，却也散发出让人心动的心香。那一夜，我专门为了这满院的月光留下，站在温暖的春日，心思自然就温暖了许多，我认真端详它每一片叶子，从背面观察脉络的走向，从轻浅的花蕊中，寻几个与丁香有关的故事。在小雀细碎的鼾声里，我仿佛听到春雷潜伏在土壤之下，所有的生命都在它的鼓舞中变得生龙活虎起来。盼望着，丁香的根可以扎得更深些，那样就能碰到流浪的泡沫，那里融有我撒入的肥料，我多么希望，你能在充满营养的三餐里活成旺盛、不羸的样子。

一切的盼望就在这个初春画上句号，丁香树死了！原本活络柔软的身体，水分消失殆尽，现在硬邦邦、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可以用你的河流去拯救一棵植物的命运吗？它不挣扎，去的决绝又安然，形如一条河流干涸前的姿态。外力干扰下，水失去清静如初心，越来越浑浊，越来越萎缩，直到最后像被堵住的动脉，一个不留神，那些貌美如花的记忆便毁于一旦。是的，大自然是何等的聪明啊，它懂得你对我有一分好，我就会示灿烂、斑斓与你的这个简单道理。放下《河流记》，放下与水有关的伦理与美学，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我的任务是天天

盯着另一棵树，不用去管我的目光是温柔还是焦虑，我想两个充满阳气的物体相互给力、推动，应该会有点回报吧。于是，柿子树开始发芽，树下泥土里，一层初露的薄荷幼苗长势喜人，爬满栅栏的蔷薇、月季、花椒树、丝瓜，一个个排队排好，蓄势待发……倒春寒，雨天，继续看《河流记——大地伦理与河流美学》，忽觉得是天意，一边是水汪汪的记录，一边是水涟涟的春雨，二者在这个四月相逢，水定是知道水的心事，这种话无须多讲，美就是美的，这是一种可以让许多人忽略掉、却明明存在的诗意。

同在多哈的一位陕西朋友，知道我也喜欢写些小文，说：“李汉荣知道不，他的散文可好了，我把他微信给你，你加上吧！”凡是美好的事情，皆源于自然。比如我跟汉荣老师的相识；比如他写的100多篇关于河流的文章；比如他用一连串的排比层层递进，重复倾诉——水及母爱、恋情、失落，以及牛背、星空、孤独、感悟；又比如我们的文章同被收录进《天下阅读》；还比如看《河流记——大地伦理与河流美学》，像打开或闯入了一个巨大的充满真性情的词库，自然得让人动容！

大概是同为自然主义者的缘故，读他的作品，就像在听一位假声男高音，几个花腔就把你抛进云霄，一个完美的滑音后，又带你扎根在山野中，陪伴故乡的河流环流而去，我就是被他飞扬的想象力和不失厚实的表达所吸引，这可能也是因为我也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去传递，对自然万物的认知。

前几日，朋友问我：“你又画花了？”我说：“我喜欢自然的东西。”因为热爱大自然，才能拥有源自自然的精灵之气，这种气场强大、幽密，上至山川河流，下到一株草、一只昆虫，我们互相包容，不功利地去爱对方，对方也会还爱于己。 □周童



荐读

《思于他处》是孙郁先生的一本评论集，亦不妨称之为随笔集。因为，先生的评论文章，是带有很强的文学性和诗意的，可作为学术随笔阅读。

文集，所收文章比较“杂”，但虽“杂”，却仍然可以对其文章，从一定角度作出概括、归类。内容上，大体涉及如下几个方面：对某一时期文学现象的综合评述；对某一具体文化现象或者文学现象的评价；对某一位作家的专题评论；从地理概念上，对某一地方的地域文化特点或者作家群的分析；小处，亦有对一本书的评价等等。

我们很难面面俱到，但可以就孙郁文章的总体特点做些鉴赏。

首先，由于孙郁先生学养丰厚、视野开阔，所以，他的文章无论选题大还是小，篇幅长还是短，都呈现出一种大气象，一种大格局，一种深厚的历史感。

高屋建瓴的态势，纵横捭阖的论述。他不会去孤立地谈论某件事、某种文化现象，或者某个人、某本书。他总是将其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之下，或者放在一定的层面上，作出分析。让读者明白，事情出现的偶然和必然。具体到对一位作家的评论，他也不是凝固式的，而是呈现出“流动性”的特点，动态地呈现

文章之道，也是生命之道

——读孙郁《思于他处》

一位作家的成长、成就，让人明白，一位作家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艰难的成长过程。“过程”的呈现，脉络分明，既让文章线索清晰，又使文章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厚度。

孙郁先生具有高度的概括、归纳能力，同时也具有深刻的分析能力。

他高度的概括能力，使他的叙述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简约性。他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就是能用三言两语，就对不同作家的特点作出比较。如他分析张中行、汪曾祺、木心三人的语言特点，说：“张中行的文字，颇有周氏兄弟风骨；汪曾祺的随笔，有明清文人气；木心，走在世界的过客，把东西方文化打通，连接着精神的四野。”可谓言简意赅，深得其要。

深刻的分析能力，使他能透过现象揭示本质，而且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

因为思考深，所以，总有一些经典性语言，在笔下灵动飞出，如“散文乃精神的独语，自然也是心性的外化”“语言的贫困，正是思想的贫困”“思想是文体之根”类似这样的哲理性表达，在其文章中，比比皆是，珠玉一般，散溢着璀璨的知性光芒。重要的是，这于他，并非刻意为之，而是随着思维所及，思想的流动，泉涌般自然流出的。

读孙郁先生的文章，我最感佩的，还是先生的文章语言。

他是散文笔法写评论，所以，其文章毫无晦涩难懂之感，叙述平和顺畅、极具条理性、逻辑感极强，但又文笔生动、饱满感情，具有饱满的诗情；且用笔典雅、简练、深邃，看得出古典文学造诣在他文章中的渗透和影响。他在一篇文章中，曾评价汪曾祺文章的语言具备三个特点：语言的化性、语言的暗示性、语言的流动性。我觉得，这三点，实在是孙郁先生对自己文章语言的夫子自道。 □路来森

让文学为生活伴奏

我常常在想，天下无一人生活在真空中，谁的生活中都有太多的鸡毛蒜皮。倘若把文学比作乐器，让它为生活伴奏，有时交响乐，有时钢琴调，有时小夜曲，则生活的滋味可能会更美妙，也会更令人神往。

从小到大，仿佛文学都在我的身边。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们学校经常组织学农学工劳动。我们去造纸厂劳动，就是清理废旧书报。可是堆积如山的废旧书报中，还有许多完好的书籍，我们舍不得扔，同学们就纷纷收藏着自己想看的书。我参加过几次学工劳动，竟然带回家二三十本书。我父亲做的书架上，就有了《李白与杜甫》《中国小说史略》《中国文学史》《苦菜花》《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还有五六十年代的《诗刊》等等。

有了书，我不再听别人讲故事了，我自己看，我看完了自己藏的书，又有与书的同学交换。我的发小家里有个书房，有满柜子的书，我就是在他家借到了巴金的《家》《春》《秋》。书看多了，我就真切地知道书为不同的人所写，不同的人写不同的书，有人写厚书，有人写薄书，有人写长文，有人著短章。

我从此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我放学回家

放羊时，就把自己编进了“王小二”的故事中，我给自己取名叫“战娃”，战娃的故事我对我家走亲戚的表弟讲了一遍，没想到他后来老是缠着我给他讲战娃的故事。

表弟这个听众无意中鼓励了我，我发现了自己的“能耐”。等我上了高中，专业分班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艺理论班”，而且成为班里写作组成员之一。

高中一年级时，同学们就叫我“笔杆子”，我受此鼓舞，写了短篇小说《验根》，投寄给《陕西文艺》。在退稿信上，编辑称我“建同盟志”，这让16岁的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才子。

1978年春，我刚满18岁就参军入伍，在新兵连集训期间，我除了写日记、代个别战友写家信，还写散文。有一篇题为《湖南的山乡》的习作，被政治处干事看到了，他评价说：“语言朴实，观察细腻，写得好！”他鼓励我坚持下去。

我就此成为团宣传股重点培养的“写作苗子”，下连队当了一年文书后，就调入宣传股，当了新闻报员。引领我踏上新闻这条路，则是文学这盏灯。

19岁那年，我的散文处女作《春节》发表

在当时我们部队三营所在地洪江市文艺月刊《山泉》上；一年后，我调到北京，开始在《解放军报》发表文章。不久后，我被评为优秀报道员。

写作固然有分类，各有各的名堂，但一样的功夫是思想的能力与遣词造句的技巧。

我从部队转业后，业余爱好仍然离不开文学，作家梦长久地萦绕于我心中。我先后加入了广东省作家协会、海南省作家协会。

我是以商人的身份退休的。一退休，闲暇就多了，这时受情感牵引，就又寻找文学这位“初恋情人”。而面对文学，我有时愧疚，有时坦然。愧疚的是，作为精神世界的“情人”，我为它付出的太少了；坦然的是，我没有“移情别恋”，没有从情感上远离文学。我没有写多少东西，但却看了不少东西。我想说，热爱足球不一定下场踢球，当球迷岂不是大多数足球爱好者的状态？文学亦同理。写书与看书其实都是文学生活，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文学事业的繁荣。

如果说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让我对村外的世界一头雾水，那么当我有书可读时，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纵横几万里的宇宙，也就